U
101
Y8
1639
V.32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方略續編

計陸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續編自序

予旣輯征謀機備守律奇閒八
區各爲之序凡裨方略者具載
已又念吳魏前後五代屬姦雄
夷虜盜賊變詐戰爭者宜槩紲

弗錄獨因敵制勝與方略偶合
聞見于什之三四譬諸雞毒艮
醫槖而藏之蓋有所用耳予因
爲古方略續編附入區以行使
後之善讀方略者知所去從求

適用可也

新安余懋衡書

續編自序畢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募民屯田許下

獻帝建安元年。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蚌屬）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中牟人）爲典農

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

（此法不講民安得不盜）

芑山氏曰綱目書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非予操也以媿後之不能屯田置田官者或曰操能用祇策卒成霸業故屯許下則書軍令肥開芍陂屯田則書予謂此非綱目本指

卓菴氏曰屯田萬世良法然是時惟棗祇能言之他人必以爲迂遠而濶于事豈知魏業基于此哉

曹操厚遇劉備

漢獻帝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備、自出兵攻之、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

奸雄

非操本意

嘉之言自正過范增勸羽殺沛公遠甚

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或曰備歸操而綱目書歸許。見其歸天子也。操以備爲豫州牧。而綱目書詔以。見其出於朝廷。非操所得用也。惟昭烈有存漢之心。故綱目多予辭。

卓菴氏曰。非不欲害備。懼智士自此散耳。嘉爲操謀得矣。而借備爲後來者勸。其心可誅也。

沮授諫攻許

建安四年、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白事所白之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時曹操進軍黎陽還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

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操方強、盛郭審言謬甚、）引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語本前漢、魏相）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子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指沮授、）

計、在於持牢（綱目作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寖盛、何以制之、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淸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融不諳兵事）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

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埶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臧霸稱雄於東方故使之爲扞袁氏雖欲自平原而東無能爲也）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

或曰沮授深識讜言。圖等直敗乃公事耳。雖然。以授之智。而不知袁氏之不足與言。識者惜之。

衛覬議置鹽官

漢建安四年，曹操使治書侍御史衛覬（安邑人）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

今塩法大壞，況又令中使漁食其間乎

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鍾繇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繇是服從。

或曰。衛覬智不在棗祗下。此皆持久之法。

卓菴氏曰。操本奸雄。而能用人。以建屯田。則聽棗祗。以置鹽使。則從衛覬。卒之倉粟盈而關中服。皆用人之效也。袁氏愎諫棄賢。豈操敵哉。

袁紹遣兵攻白馬

建安五年、袁紹遣其將顏良（良與文醜皆紹名將）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卽淮陰襲魏法）操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邀之、（在操術中）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

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
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
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還迎畱也
大軍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悲也
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
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幷屬郭圖、紹軍至延
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
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
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

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
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
復自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軍行須護糧觀操此舉乃知有以輜重餌敵者
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
之斬醜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
惟適氏曰紹不知兵復不納沮授言卒以慚憤死
而其三子譚熙尚皆庸劣自相攻擊曹操攻南皮
克之斬譚未幾幽州將吏逐熙遣使降曹熙尚俱
死遼東其禍蓋自紹廢長立幼始綱目書幼子尚

襲州長子譚出屯所以爲後世戒也

卓菴氏曰紹敗不足惜獨惜羽斬良萬衆中殊失同仇之義且徐州兵起備固約紹攻操羽雖德操獨不念備乎羽可謂守小信而昧大義者也

曹操敗袁紹

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釋名櫓者露上無覆屋也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為霹靂車、發石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眾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報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

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一意輔操顛倒順逆恨其奇才而誤用也

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猛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晃與史渙邀擊猛破

孫武所謂火輜是也

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

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支別也　表外也）以絕曹操之鈔（此軍行護運法）紹（許攸）

不從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孰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此策在田豐沮授上惜紹不用）

操成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實可支一月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据水經烏巢澤在陳留酸棗縣東南）軍無嚴備若輕兵襲

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兵法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擇狀貌音服與敵同若夜竊號入營焚積聚乘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亂而出謂之火盜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紹聞操擊不知彼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深慮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

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誤）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斬瓊等盡燔（如張郃所料）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紹軍恟懼、郭圖慚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又失一臂、促紹之敗者郭圖也）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渡河

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餘衆降者操盡坑之（自起故智）

芭山氏曰沮授許攸言皆可用而紹皆拒之其敗固宜至於審配之收許攸郭圖之譖張郃卒使攸郃皆歸曹操紹失策蓋如此雖然紹素無勤王之心亦欲爲操所爲耳雖得百沮授何益於漢

又曰宋蘇軾云自古用兵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于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忿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

無遺種也○向使操急之○紹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按軾論非不正○但愚觀紹雖布衣之雄○無深識遠計○可以成功○縱用豐立譚○卒不能懼而脩政○惡在其免于敗亡哉○

又曰宋鄒浩云○荀彧委身曹氏○而爲謀主○凡二十餘載○其勸定兗州也○說以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而濟大業○其勸迎獻帝也○說以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夫高祖光武皆乘時特起○遂有天

下○非終臣於秦漢者也○或言必稱之○使龔共所爲○是欲曹氏爲高祖光武耳○就令曹氏一心王室○猶將搖蕩轉徙○以啓不臣之慮○况其本自異心○重閉順適容與之言○辟猶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共孰能禦之○如此而猥異九錫之議○以明不知○吾不信也○劉備揹以爲賊○其有旨哉○曹氏不赤其族○止使自殺○其幸乎○彧既不能見險而止○如龔勝潔身於新室○又不能見幾而作○如范蠡肥遯於會稽○顧欲優游卒歲○以追子房之高風○不亦難乎○孟子謂盆成

括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予於彧亦云愚按古方略載荀彧事不無去取惡其為曹畫策也勸曹氏保官渡極稱其神武明哲皆阿操者故併錄鄒氏語以媿之

卓菴氏曰語云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安危成敗之機不在其他在于能用人與不能用人而已劉項之際固較著者下而袁曹莫不皆然愚讀沮授諫袁攻許而紹不聽已策其必敗奚待官渡倉亭之潰破而後知之哉荀彧謂紹能聚人而不能用人

嗟乎。不能用人。聚之何益。又況許攸張郃皆以微故讒言。遽降敵營。賣國覆軍。烏在其能聚人也。雖然。紹固不足惜。願後世用人。以袁爲戒耳。

又曰掠輜官渡。遣徐晃。至烏巢必自將以往。懼攸僞降以爲餌也。尤見操詳慎處。後世宜知此意。

周瑜議任子

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任質任也操欲以此覘權意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權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周成王封熊繹于楚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煑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

能不受制。鼎足之勢兆于此

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

公論

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孫策字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爾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建安十三年。操自荊州東下。約孫權會獵。時周瑜未至。魯肅說權。其意亦如此。

綱目書操。責何。非爲漢也。書權不受命。蓋予之。與春秋書宣公平莒及郯。莒人不肯。異事而同意。是

皆以強大不能行之于弱小者也。書法若此。所以戒後人當先自治其本。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而已。若操何足以知此。

卓菴氏曰。與相首尾。便制于人。此論不獨爲孫氏竪營壘。正可爲後儒出處之戒。楊蔡諸人。不解此。卒被其名而不敢辭。願學者深思之。

曹操入鄴

建安九年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袁尚在鄴操將攻之故通糧道）二月袁尚復攻袁譚（尚譚皆紹子）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繇守鄴操進軍至洹水蘇繇欲為內應謀泄出奔操操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縣名）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沮之子）於邯鄲拔之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招降）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

黑山賊帥張燕遣使來助操、拜平北將軍、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拔故鑿塹圍城絕其內外以因之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饑死者過半、

神速如此

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所問事杖擊問事卒也主行杖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表圍城所立標表也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復

不先經操營前則守者必疑閑不可闖矣

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且悲且喜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與漢紀信詐楚同）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七十里臨滏水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

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益急、尚夜遁、保祈山、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顗等臨陳降、衆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

芑山氏曰。尚豈能與操抗衡哉。觀操留洪攻鄴。自攻楷。又擊邯鄲。得多方誤敵之法。

惟適氏曰。留將守鄴。而自攻譚于平原。即此亂倫逆理。雖無曹操。尚能不敗哉。辛毗已知之久矣。

杜畿守河東

漢獻帝建安十年、高幹（袁尚將）復以并州叛、守壺關口、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崤澠間、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范先等詣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與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爲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高幹據并州馬騰韓遂據關中往來交通故曰要地）君爲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絕陝、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

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爲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此意仁厚）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不出畿所料）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地名在弘農郡）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曰

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示○弱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
較吏兵三千餘人皆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纖不以
爲意固欲大發兵纖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
以○募○兵○爲緩兵計
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得兵甚少纖又曰人情顧
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
又○緩○一○步
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
玩○弄○衛○范○在○此
還其家會白騎（黑山賊張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纖知諸
爲○善○者有主矣
縣附已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

城助戩者。固等與幹晟共攻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此時始攻戩失○策之甚）操徵馬騰等至。擊晟固等。破斬之。於是戩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為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使民無訟）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脩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戩在河東十六年。常為（有○次○第○）天下最。

芭山氏曰。知此可以應變。觀杜戩計縻衛范。或直往。或仰成。或赴壁。皆隱寓機智。衛范庸人耳。未有不狎而墮其中者也。

郭嘉議擊烏桓

建安十二年、曹操將擊烏桓、袁尚兄弟歸遼西烏桓蹋頓數入塞爲寇欲助尚復故地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尚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知彼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言欲爲其主致死而畱滯不得逞者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

操之忌尚正以其比聯烏桓

之計恐青冀非已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易縣名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芑山氏曰或言諸將襲許之說似是而非愚謂諸將未可非備非不欲襲許特表不能用備策耳操方北伐備說表襲之表不從及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

惟適氏曰。操欲舉賢才鎮河東。或卽以杜畿應。蓋或之知畿非一日。其留心人才可知。近代復保任法。諸所薦達若而人。皆無益人國。貽害百姓。繇平時不能咨訪故也。愚謂用兵理國。得人為要。宋司馬光十科嘗試法。尤宜講求施行。

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繇此觀之。嘉非謂備無襲許之志。逆知表必不從。蓋嘉能料備與表。諸將但料備而已。

田疇擊蹋頓

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顒從疇游積五年）歸、乃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顒爲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冠蓋猶本郡中名勝之士）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皆曰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君

若恐不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爲蓨令蓨音條縣名屬渤海它本或作蓨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淺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白檀山在徐無山東北北平郡南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

非疇鄉導操亦無自入虜穴

疇素察地形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緝目不宜削此）
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誑虜）
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非操多智節有田疇不能用）
上徐無山（即疇所堡聚處）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
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
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
遇衆甚盛操車重（即輜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
登高望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前鋒虜衆大
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

單于速僕丸（即蘇僕延）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遂斬尚熙并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招先為袁氏從）事。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科條也問前諫者衆科具其姓名也）

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操用兵多捷惟勇于從諫事）

（求言）

芑山氏曰初劉虞辟疇爲掾虞爲袁紹所殺疇特爲虞報讐耳非附操也操賞功封疇爲亭侯疇固讓不受至以死自誓此可識疇素志矣雖然若疇者殆似魯連而非者與

孫權擊黃祖

寧走荆州事見興平元年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敗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淩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繇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爲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

有識之言

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埶謂在吳之西據上流形埶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言若不先圖劉表必爲操所圖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黄祖祖今昏耄巳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癈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楚關扞關也蜀伐楚楚爲扞關以扞之大埶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

乎。權舉酒屬寧曰。與霸寧字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
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
張長史之言乎。長史昭爲權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
釋名曰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挾守沔口。以栟閭栟閭郭璞曰落穫也大
紲繫石爲矴。紲長繩也繫聯屬也矴錘舟石也今海舟皆用之上有千人。以
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
馬淩統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艑。突入蒙衝
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
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呂蒙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

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置之、若去走何、寧曰、飛受更生之恩、逐之必不走、豈當圖亡亡謂亡走哉、權乃赦之、

芑山氏曰。輿霸爲呉計善矣。然欲西據楚關漸規巴蜀。無乃踵操篡漢邪。觀其仇黃祖。德蘇飛。亦儀秦之流。君子不屑道。

孫權敗曹操赤壁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琮 琦）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

（○此○子○敬○始○終 不苟處）

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

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備先爲豫州牧）今欲何往。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操表權爲討虜將軍）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亮（亮兄名瑾字子瑜避亂江東爲權長史）卽共定交。備用肅計。進

（彼此方有感激處）

任鄂縣樊口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孔明至此亦無可如何惟求救耳可嘆）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竝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

事之乎。亮曰田横齊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孰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

孔明不眼、諂此等語

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

（不○出○隆○中○規○畫○）

悅。與其羣下謀之。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驕）權以示臣下。莫不失色。長史張昭（昭字子布）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鬭艦。乃以千

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議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

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横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

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較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袁衆亦（即孔明所謂弩末也）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

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子布文表（秦松字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後援必不可少）卿能辦之者誠決。（謂能辦操誠爲能決勝也）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都督。將（孔明安往）兵與備併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

委棄署置也　儻能屈威誠副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媿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

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
○操○空○料○其○許○然○操○不○設備何也
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
著直略反
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
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
非此不○足奪操
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鋭繼其後雷鼓大震
○○○○○○
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
華容縣屬南郡從此道可至華容縣也
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艸填之騎
執○合○
乃得過羸兵為人馬蹈藉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
○○
竝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

曹仁徐晃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先○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則○與○益○州○爲○鄰○故○襲○肅舉軍以降周瑜表以肅兵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略。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凌統字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而還。於是將士形勢百倍。瑜乃渡江屯

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合肥曹操置揚州刺史治焉時刺史已移治壽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據蜀基業此始

或曰赤壁之戰吳人專有其功是以它日荊州之爭關羽方詰魯肅以謂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在行間僇力破賊而魯肅則謂始與豫州觀於長坂志

勢權弱。主上矜愍。以濟其患。如此則其功固有所歸。而綱目獨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益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瑜肅定謀於內。使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功若是之捷耳。

芑山氏曰。此合從攻秦之術。究竟彼此敵國。

卓菴氏曰。方北船既焚。埶不能復進。瑜等宜要其歸路擊之。徒以輕銳繼後。何益。操得引軍北還。繇瑜等謀之疎也。

張遼屯長社

曹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共（共相與也）不協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芭山氏曰每事訓諭豈徒抑其氣必有以奪其心

觀三將親睦。寓變化氣質工夫在。或謂武人僅以
勇敢勝。不宓繩以理義。非深嘶兵法者也。

曹操擊馬超韓遂

建安十六年、初曹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已。必相扇動、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以此鎮衆心。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

動許褚扶操下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刺音戚進也）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言我已曉也）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

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

超墮操術中　借書反問

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犇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

驕敵

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不知變。必不可用。兵）非一道也。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旣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與復縣邑。

惟適氏曰。曹操賈詡皆具智調。如所謂離之騎之。與古兵法合。雖盜賊鬼蜮之術。用以除殘去穢。安內攘外。未必不足以成功。蘇洵有言。蘇秦張儀。取其術。不取其心。予於操詡亦云。

鄭渾討鄜賊

建安十七年、鄜（鄜漢之縣名屬上郡鄜音孚）賊梁興寇畧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爲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渾鄭泰之弟泰見用于董卓而欲圖卓者）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募兵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

正恐民化爲賊

不無貪賞而誣善良者

用譎

以盜治盜

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典等懼將餘衆聚鄡城曹操使夏侯淵助渾討之遂斬典餘黨悉平

芒山氏曰轉相寇盜郎以吏攻吏之術但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十以七賞正恐捕賊之衆貪利亡已且有刼掠平民乘閒為奸者無法以處此是誨盜也豈安集之長計哉

孫權作濡須塢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在應天府西二里徙治秣陵改號建業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在廬州府無爲州東北五十里接巢湖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狀如偃月一名偃月城

惟適氏曰夾水立塢避敵步騎蓋欲置諸軍存地

者與韓信背水陣異[illegible][illegible]以懸軍勢銳未可驟勝姑與相距於此得觀變出奇耳

呂蒙攻皖城

初魏公操遣盧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因水剋勝）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督 督諸軍升城）寧持練（練 縑帛）緣城。爲士卒先。蒙以精

銳繼之○手執枹（枹音膚與桴同）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在今桐城縣今名西峽山）聞城已拔乃退○權拜蒙為廬江太守○還屯潯陽○

芑山氏曰○不移時拔皖○非攻者之神速○守者疏耳○繼以精銳○無輕敵心○蒙所以能制敵也○

高柔論重刑

曹操以尚書郎高柔爲理曹掾（理曹漢公府無舊法之特曹所置）軍征士亡考竟（考核而窮竟之）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非法）并及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不必寔有所聞想當然耳）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殺

芑山氏曰。觀秦陳勝吳廣。以失期良誅叛。猛信高柔之言當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申商不足致治類如此。孔明治蜀。雖威之以法。要使恩榮並濟。上下有節。非重刑也。

又曰李靖對唐太宗曰。臣按孫子云。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

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無益于[illegible]
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故太
子之法。萬世不刊。愚按此雖載武經七書。其爲靖
對太宗果否不可知。然其說自正。高柔重刑非以
止亡之言。亦非無所自耳。
又曰尉繚子重刑令篇云。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
敵。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後。刑重則內畏。
內畏則外堅矣。愚按此說與高柔相反。

內眞則外塑矣。愚按此篇與高宗相反。[illegible]

謂湯以王明命人。二首皇成湯于發。而重湯內[illegible]

又曰湯德于重而今篇云。復凡內現直而明小[illegible]

止于之言。亦非集所自耳。[illegible]

內未非非苦當有合。然其說自五高宗重言非[illegible]

子之史官作不自曲於此命義也論重言[illegible]

去告漸以當然。其集非所以作諸言皆[illegible]

今王可及是否未卷有于為篇後于[illegible]

張遼守合肥

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智能遙度）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執以安衆（以戰爲守）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

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戟。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前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

○綱○目○缺○此○

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

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合肥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

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官名監谷利姓谷名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繇是得免。權入船宴飲。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願以此爲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

但書紳也、

芭山氏曰。逆擊以折其勢。然後還脩守備。則守無不固。此謂寓守於戰。

卓菴氏曰。以十萬衆不能下一城。反爲所困。非守者之固。特攻者之不力耳。權用兵如此。求以勝操。難矣。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終